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

新纂編類皇朝名將功行錄卷三十六

斬國韓忠武王

諱世忠字良臣世為延安人年未冠以勇應募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轉進武副尉累遷武節郎

轉武節大夫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除嘉州防禦使

高宗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扈蹕

如南京 高宗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始建御

營以王為左軍統制既擒苗傅劉正彥等除檢校少保

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未幾除檢校少

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平范汝為等

詔除太尉餘如故又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

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兀朮合三路兵入寇既潰散

王自淮上振旅凱旋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

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改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

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官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

兼節制鎮江虜又犯漣水王迎擊大破之特授橫海武

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

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降詔除少師依前

功臣二鎮節制兼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

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秦檜和議成王上表乞骸骨不

許除太傅依前三鎮節制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

第都城奉朝請又進封潭國公

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寧國之節二十一年

拜太師八月四日薨年六十二

年賜謚忠武

始震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鄰以為火各具綆在馳救至則

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輒流瞬瞬則目光如電楚國游驚

而心竒之少長風骨偉岸尚氣節能屈西邊諸豪軍中惡

目光如

韓忠武

騎射絕人

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

新野馬 壯君

少年皆俯首不敢出氣則爭為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主輒為償負者後聞堅持所償愧謝里俗為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自已之而閉閉王怒以臂扣門關鍵應手而斷且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閔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強弓一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无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雋西方多事工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与交遊痛飲資用通有无或不持一錢相從謁酒肆貫酒期於戰獲密賞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 銀州之役將從党万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且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俾外二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高平嶺王与党万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惶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朮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經畧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執家子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帶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

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遠有之延慶令王守此門王夜鎚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逢敵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廷義副尉至賊底河又斬二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而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无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果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関堰

詳忠武王

得勝橋

萬方臘

以五騎
破虜

橋會大遼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詭曰
 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
 敢尔王益辯論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
 為調一二日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
 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偃橋傍須臾伏發賊
 衆大乱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
 真万人敵足以所隨白金器賞焉与淵定交自此始至今
 杭人呼偃橋為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以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
 至睦之清溪洞賊根據岩屋為二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
 入王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
 棘嶮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偽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
 就擒併俘以出辛旦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為己
 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維忠還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

節郎

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
 沱河獨与蘇松等五騎俱逢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
 列于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三即命
 舣舟河岸約曰虜奔即鼓噪助声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
 折自如虜疑之分為二隊據妓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
 執旗者因縱擊松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豹
 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其衆 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
 起王從王訓討捕所在推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尽又
 破湯村強盜累奇功轉秉義郎

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畧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
 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翳衆數萬戰於
 韓王店又平之 沂州賊徐進衆五万而官軍不滿五千
 王止以衙兵五十餘薄賊誅賊悉尽 又青社賊張先水

鼓山賊劉大郎望仙山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
大郎衆皆不下万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母身先諸將次
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
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

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濟
境方平漫不顧以為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
速整行陣為護河計河一失守 宗社隲危公可忽乎王
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
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婦報方平猶以為紅
巾賊不設備及虜進迫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
失主帥數方之衆皆潰虜騎大至陷數十重圍中意氣殊
壯挺槍奮躍而前所募披靡虜嘆異小卻即潰圍出殿諸
軍焚橋而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
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其悉轉武節大夫

梁方平
以失律
敗王勇
冠軍

勝捷軍
反以所
部五百
人討之

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為統領屬虜人許割
三鎮而還王淵為河北總管辟王為先鋒統制有勝捷軍
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抚使李綱斬之以
徇師止所部本七里貫牙兵初貫員割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
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騎
超絕者纔得五十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
相約為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濶影附脅從者四五万號
二十万所過亡復唯類山東復擾王以代將寓大名雅為
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為
四隊布鐵蒺藜空室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
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
襲賊營賊既驚擾且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
潰王窮追不已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
馬趨之矢石兩下臂拍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筈披弓拔刃

韓忠武王

德源贊
子榮

潛將
勇

斯白馬
如南

平濟州
日賊

徑前殺為首者六人賊眾又奔追至宿遷其眾尚萬餘謂
 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稚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
 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衣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
 功名賊自油河破膽皆跪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
 斗酒王下馬飲啖輒尽眾莫敢動悉束手降黎明見王所
 部止此始悔之而業以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
 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錫對慰獎甚渥賜
 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
 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
 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粟單援絕
 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持其替虜大驚亂
 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酋一都統是日被槍以
 斃眾遂不能支 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
 野碑為前軍統制

光堯壽聖憲天躰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

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
 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
 至而酋帥白馬二郎以眾數万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与
 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虜眾遂
 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成泣者
 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

大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
 兩河朝議不從始建 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 詔平濟
 州山口賊解大力李昱等所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
 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却胡馬之牧殺
 著睢陽皆紀實也

車駕幸維陽王以所部扈從南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
 破儀真自金山以眾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

韓山武工

叱降張
遇李民

戰事義
橋自是
軍不復
敗

備傳苗
正彦
勤哭

定復辟
之議

呂頤浩
亦來迎
謁

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
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陽復狼顧整勵器械詔
淵処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李民以出
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
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羊路捉殺內外賊盜時虜再
犯河維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
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
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
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
御營統制如故

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
行在時建炎二年也未至有裨校段恩者亡至都下詭言

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素畜異心
聞王陷沒无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

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
官官天湛又陰与同惡王在海上海上聞變望闕慟哭奉酒爵神

曰誓与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礼部
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乱与諸將環坐計未有所出聞

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辨王至見浚相与號
泣曰何猶豫為即日与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

道路譁言傅正彥謀挾乘輿以出中外汹懼王曰賊素知
畏我我至彼敢尔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

偽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
鉞王不受命會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主迎謁于

郊頤浩問曰賊計无它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助鐵券
自謂不死安有它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

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国夫人及二子質
傅軍防守甚嚴王畧无顧念會隆祐太皇宣見楊国揚

龍思武王

為國奉
詔馳出

斬使焚
明受詔

張俊助
兵

以死報

苗傅等
皆遁

顧縛此
二逆

國請傅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
 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其鞍馬煩夫人好為言是日入見
 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国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
 來救 駕可令速清岩陛楊国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
 於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摔耳楊国竟翊意非善愈疾駢
 一日夜會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
 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
 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 御札曰知
 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
 宗社終始可嘉卿且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叶和以安国
 家王知脅求詔旨非 太上本意諭求載曰天子即復位
 事乃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
 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二千助王王願
 所部或非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熾家
 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无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
 馬柔舌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
 梗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戈令軍中曰今日
 當以死報国若面不帶數箭前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力
 山下賊以乘神臂弓數千持蒲而待王瞑目大呼挺刃徑
 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
 授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 朝廷慮其遂逸去
 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无官人授正任觀
 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行宮拜且泣曰逆賊
 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
 數萬去斷閣甚迹万一寢成巢穴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
 未審 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函首以獻也 太上曰能殺
 之足矣王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 宗社刷耻不然
 則臣為欺天毀前虎賁有朱金剛張小眼者号脅力王之

漢書
世修

俘苗傳
劉工彥
斬于建

始
妻

以舟師
近難截
廣婦路

以從欲俾獲俘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浙部行

大上壯之酌巨觥以饒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二叛

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与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為衛

王詣湛与語手折其中相遂擒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

劍叱之无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詔

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王兼程追襲賊方圍

三衢間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王恐其或滋蔓閩廣

北徑自浦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与賊遇夜半勒兵距浦

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屯溪北傳屯溪南相約為

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鼎節勇陷陣馬彥溥馳救

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叱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傳正

彥及傳弟却遣所乞二虎賁護傳獻行宮斬于建康市

師還至蔣山太上一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御書忠

勇二字表王旗幟詔曰餘杭之難知首奮忠勇已破凶逆

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国白碩人超封国夫人制曰智畧之

優无愧前史給内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国始

改除武勝定国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師御前諸軍都統制

兀术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

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无何充以建康

叛降于兀术兀术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

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术聞王在

京口遽勒二十万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絕南

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

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吕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婦
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畧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
慮之審千甲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嘆今以獲
賊資財物帛尺与將士并降穴王名誅罰二百道用資激賞

韓忠武王

兀术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不事報之約日會戰數十
百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彼道不聽請益以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术軍于南楚城
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
日兀术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佩金鳳瓶傳酒縱
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
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术語
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
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備糧竭久
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
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
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术自剖其額
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悉舟師督戰會
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

十三十一

九

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无
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
二百人伏席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声岸兵先
出席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入席席中之伏喜先
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
復跳馳而脫詰一人者云即兀术也是幸也兀术僅以身
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光
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
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前遠近所聞相拒大江
殆弥兩月殺虜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
來上當復與一息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忠
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奔攻捷
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忠榮心至嘉未幾除檢校少
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

兀术僅
以身免

譯忠武子

司范汝
為等

變為窟

古名將
何以加

特劇盜數起閩中荆湖震擾 朝廷為出禁旅遣辛金宗討
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敷等力請改命將帥章
四十三上 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抚副
叅政孟庚以行賊范汝為據建安眾踰十萬至僭造黃紅
傘等王曰建居閩嶺上流使賊公流而下則七部皆血肉
矣於是選輕銳航海徑趨福唐擁眾而上福帥迎謁且言
賊方銳宜少休以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
因酌酒以別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東
馬先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尺塞途
路埋巨木為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陷馬坑凡可以拒
王師者无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捨正路俾各
擇便利沿山塹溪披踐榛棘遂達郡之鳳凰山繞出賊背
下瞰城邑如在井底火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齊攻汝為
震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為窟身自焚回源洞中
又有陸必強葉鐵骨陸心先張弓手熊致遠等皆号賊驍
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再寇邵武王悉擒斬之
凡殺賊眾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士人之
附賊如施逵謝向陸崇等皆械送行在所乃令軍人悉駐城
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二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
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肆
安之民自以為蒙更生永立生祠共刻其事于石至今奉
香火惟謹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為已就滅亡遂釋朕
南顧之憂其餘竒要賊黨并葉諒等相已招捉惟務隨宜
處置勿畱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
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鮮古名將何以加諸 朕
始聞此喜而不寐是惟威愛兼得朕我至仁加惠斯民若
此卿之勞苦實永 朕懷 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群寇要
湏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若

李宏等
乘降

山東賊
劉忠等
死而讞

便服穿
飛營

授鉞以
出掃清
三方

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
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
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氈笠
劉忠有衆數萬嘗與元木轉戰胡頰而南據祁陽之白綿
山自黔其額号花面獸山險重復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
櫻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无
種矣度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
前功尺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
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度不能奪王即將所部与賊對壘乃
奕棋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与親信
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數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
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号故所疑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
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
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縣山上戒曰賊必穴壘

三十一

十一

來戰甚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
拒戰兵交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
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進退
无所據遂潰乱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
追斬忠于小舟傳首 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遂
平戰克之日与度所期如合符契詔除太尉餘如故又賜
札日出師今將期歲以尔勞苦繫我憂渾比又李宏壞植
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凶徒 朕甚嘉之且以防秋戒
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尺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
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三方 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
以功狀頒示内外諸將各務奮勵共奉中興以光史冊師
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
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抚使泗州置司

韓忠武王

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抚使駐鎮江是歲元木与酋帥

兀术合三路兵入寇

賜札无大事機

鎮江濟師

魏良臣使虜

虜至大儀

字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
 覆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
 正銳又比日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
 无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
 浙西趨行朝无数金足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
 朕所素知叶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筭以决万全又札
 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
 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
 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相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
 而建康諸渡舊為賊衝万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
 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无失事機以墮
 賊計朕雖不德无以君國子民而祖示德澤猶在人
 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只言及
 此當躡至懷王受刃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
 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
 而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為柵自斷歸
 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
 如不勝必為社稷憂諸君奮忠義以報因此其時矣吾平
 昔恨无死所以拔橋斷路示无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戰
 士比日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陽王
 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使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
 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切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
 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羈於是六軍大集北
 行至大儀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
 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
 兀术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上羣酋厲兵秣馬直
 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吾軍之東直北傳小
 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与虜雜出虜軍乱我師伍伍

解元成
閱復敗
虜

賜札對
勞

此奉為
十四第

獨請移
兵經理
中原

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涂淖弓刀无所施
 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
 十里元木乘千里馬以道積尸如丘垤瑯其驍將撻字耶
 女直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与平
 山堂各軍勢大振元木還烟上召良臣詰責其責已將斬
 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
 陣我師皆願於死虜整隊送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
 稍罷相拒未决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与元軍合復
 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
 虜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蹈藉没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香
 至群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 朕知其必能成功賜
 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元羊數以万計攘逐過淮全師
 而還甚慰 朕望元木率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
 世忠義殉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眾俊偉如
 此 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
 震刷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 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
 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
 譚然獨宰相趙鼎与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
 虜既潰散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奉
 為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抚
 使鎮江置司

韓忠武王

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耻前敗復以書幣
 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名為報書略
 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
 也撻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頌望无
 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 太上賜札曰昨
 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
 身任其責 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声遐揚卿

楚州置

以輕兵破伯迂聖女墩

長驅濟淮大破虜衆

增大楚墩

妻子同行否下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管田大使楚州置司兼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立墟榛棘王至則抚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士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為雄都會府隱然為國長城矣劉豫間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攻卻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全城時豫之銳卒尺屯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弱而虜援兵訛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嵬輕騎五百衝之為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日暮旦下會詔班師王亟還道遇偽齊師劉猗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子董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朮率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擗笠駉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怒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衆之大破虜衆暴屍二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知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群醜抚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平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爽節宣深躰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管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无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无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岷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耗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為恢復計

忠武王

乞留軍
蔽燕江
淮賜札
襄谷

秦檜力
上和議
王獨以
為不可

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
深用嘆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变故在彼不必干預
當敦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
既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
上奏極論虜情世側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
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与敵人决
於一戰已悉 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
原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之於此自去冬敵人深
入卿首劉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師引遁而
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基 朕甚嘉之前
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其所奏益見忠誠雖
古名將亦何以過使 朕竦然只嘆以謂有臣如此禍難
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關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
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

三省施行

初 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斲於見陰謀沮撓吾事秦檜還
自沙漠力勸 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 朝廷遣使交
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其力
自大臣宿將方口和附王獨據慨章上以十數為 太上
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畧以謂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
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
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
動人情我若大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
當 主辱臣死之際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
於必戰以决成敗若其不克 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
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南地界別无符合誑賺 朝廷
雖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具委无反復文狀於
朝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賞典憲

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回奏 太上率
 優詔褒答且畧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
 諧南北兵民可異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
 使无致疎虞所乞入 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
 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虜果
 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无常師主善為
 師善无常主叶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
 昨見金国捷報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
 疆既而兀术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婦和議已变故勸
 陛下定乎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
 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无據由是
 天下服王精識而无檜益深云

兀术既再陷二京又犯漣水 太上賜札曰至人復占據已
 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
 納等事可悉從便且措置若事躄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
 背嵬軍由加口破走兀术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卅輔以
 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

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沔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
 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之因取劉泠莊設伏掩擊虜三
 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又遣偏將士勝攻下海州取仁
 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虜帥郭太師依前功臣二鎮節
 鉞淮東宣抚安置使兼河南北諸路詔討使管田大使封
 英國公

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抚使張浚之師与戰於鍾
 離非克蓋王起援虜別軍数万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
 擊破之轉戰数日兀术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
 離捷聞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与賊接戰追逼直
 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州卿忠義之氣身

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已况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
 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
 極言請賞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上不平崇資以塞位門
 時和議復成秦檜推力益盛異已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
 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
 頸以俟手伐若自此与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日勢委靡
 誰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与北使由議優詔不
 許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 因詞意剴切檜由是深然于
 王已而尽撤邊備召諸大將還 闕王及張浚岳飛除樞
 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巧閑時論高之時紹興十
 一年也又上表乞罷免不許除太傅依前三鎮即鉞充醴
 泉觀使進封福国公賜第都城秦朝請其秋 顯仁皇
 后親駕來帟王朝謁于臨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召
 至廣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无虛月

明年進封潭国公十二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
 鎮南武安寧国之節 太上數召王同家人燕于苑中眷
 礼深篤數賜名馬寶劍其他賜予勞問相踵然王老矣二
 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乃上表謝事策拜太師問疾之使
 有摩轂擊之道於是悉召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焚
 通券百万親視含殮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无
 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
 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計聞 太上尺然為輟視朝贈通
 義郡王賻以內幣金帛各三千及兩錫尚方名器龍腦香
 以歛殮服用一品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勅使徐伸護葬
 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葬于平江竹吳縣育基鄉靈石山
 之原有詔命中貴董承平家又詔奉常貳卿駁祭于都門
 外

始王鼎貴嘗戒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巨子不可一日忘不
 忠武工

功名与日月并

惟所當常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无得以忠字為諱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變也至是得謚忠武彦舌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為通於孝云

嗚呼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与日月争光何其盛乎為平寇將軍為都統制為宣抚使為処置使為營田大使為招討使為樞密使所踐无非達官要職而能益彰平今闕夷江西剪湖湘殲苗劉摧兀木麤大儀板東海

扞揚楚震淮陽所當无非勅寇劇賊而功益俊偉不可及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則忿其无礼於吾君誅之且下令所部州无得少屈虜使為之沮戰性不喜

便俸事開庶社必偃屢玉陛上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尽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為

忤也秦檜用事遣中原人親萬還虜中有恋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

歸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无復中原望耶弗聽岳飛之獄工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与張憲書雖不

明其事賊莫須有王艮然变色曰相公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于時奉朝請檜權方皆附離為自全計獨王於班

列一指之外不復与親每建大議讓言家人危懼或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瞑目豈可

於太祖官家殿下與鐵棒耶言雖質而旨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則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識王於徽時待

遇絕等由劉之乱淵首遇害王為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无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

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雖力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為

乾沒質迂之私上所錫賚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為之用

太上高其義察其廉特賜江東米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

不與無苟同

義理皆

卷之五

復上書租賦願與編戶同為勢家倡 太上欲成其言從之優詔獎諭雖厚抚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級則斷惜如肌肉嘗謂將佐曰為国立功人臣常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尔子孫也天日昭昭爵祿虛受然必為禍亡日為国爪牙尤當戒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至殺平人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軍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国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州織薄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狀以耻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覩之蓋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 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

矢洞骨則以強弩技之十拍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槍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寄絕口不言功名蓋自罷罷政居都城高卧十生杖屨幅巾放意林泉壺觴間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郡王者歲時取相從謂王年幾安否以為天下重輕云而王終日澹然獨好浮圖法自号清原居士故雖權至孔戡王最為忌嫉而能雍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鑑之際神樂益清冠佩修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禮遣中書吏朝服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 君父上表懇免至再 從之其始終恩遇如此 並趙沂公雄授相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六



